

# 风筝的思念

◎蒋光平

从小,我就对风筝钟爱有加,每当看到别人把风筝放上天时,我小小的心总是充满了好奇,“为什么那风筝会飞上天呢?而且还飞得那么高那么远?”我常常一个人望着风筝静静地发呆。我总认为那小小的风筝似乎有什么魔力一样,我小小的心也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风筝一样,飞上天空,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每当春天来临,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拿着父母在城里为他们买来的花花绿绿的漂亮风筝在山坡上放时,我的心就有种隐隐的酸痛。那时家里穷,母亲常年有病,爷爷奶奶又年老体弱。我们一大家子的开销都靠父亲一个人在外面帮人打零工来维持。我知道,凭我们家的条件,父亲是绝对不可能给我买一只风筝的。但小孩子的心总有那么一点点虚荣。看到别的小孩子放风筝,我的心总会难过上几天。

那一年春天,我的邻居何二不知从哪买了一只很大的风筝,花花绿绿得很是好看。一下子,何二便成了小伙伴们羡慕的对象,一个个都跟在他屁股后面追着。看到何二有了风筝,我便跑回家问父亲要一只风筝。我说何二都有风筝了,我也要一只,哪怕比他那个小点也可以。父亲犹豫了好久,无奈地说:“一只风筝要好几元呢,够我们一家好几天的伙食费了,何二他爸是屠夫,搞得到钱,等以后我们家有了钱再给你买一只吧。”父亲的话还没说完,我委屈的泪水就禁不住流了下来。我哭为什么何二的成绩没我好,他却有风筝放,为什么他家就搞得到钱。

看到我流泪,在一旁的爷爷也禁不住抹起了眼泪。爷爷走过来说,“宝儿乖,宝儿不哭,爷爷给你做一个又大又漂亮的风筝,保管比何二的好看。”爷爷是本地有名的手艺人,手工活是出了名的。爷爷找来一根竹子,用刀把竹子轻轻划开,或削成片或做

成条,再把削好的竹条、竹片用很细的铁丝扎成骨架。很快,风筝的骨架就在爷爷灵巧的手里成型了。然后爷爷找来一些彩纸,把它裱在风筝的骨架上,再贴上一一些剪纸,风筝立刻生动起来。爷爷制作的风筝中,最好看的当数公鸡风筝了,挺拔的身材、鲜红的鸡冠、五彩的尾羽,威风凛凛,栩栩如生。

那年,爷爷制作的风筝成了全村最好看的风筝。我也成了小伙伴们争先羡慕的对象,就连隔壁的何二也不例外。那年春天也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岁月如流水般匆匆而过,一转眼好多年过去了,爷爷也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在春天给我们做风筝了。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起爷爷,想起那一年爷爷为我做的又大又漂亮的风筝。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是爷爷手里放飞的一只风筝,那细长的亲情线,永远把我和爷爷连在一起。

我自小在群山环抱中长大,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出门就会与树撞个满怀,经常还要把长得不是地方的树和杂木除去,所以记忆里并无多少植树的形象。

但有一棵树却深植记忆里,在自然中葱茏,于时光深处枝繁叶茂。

那还是念小学的时候,一天傍晚,在外教书的父亲回家了,我欢天喜地迎了上去,围着他打转。父亲这天除了背着一个随身的挎包,手里还拿着一小棍子,看着好奇怪:打狗似乎太小了,做柴禾吧还又带着根须。父亲见我好奇,就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个是梧桐树苗,今天是植树节,学校的娃娃们植树,我留了一棵树苗,我们家周围虽然树多,但是没有这种树,等一会我们去栽插吧。

父亲喝了一碗茶休息了一下,就拿起了挖锄和小锄头,我一看连忙捧着树苗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跑。出了后门也不过几十米远,在新做的水井旁边,父亲停了下来:“就在这儿吧。俗话说:家有梧桐树,好引金凤凰。所以这么好的树要搁在家门口,不能离得太远了。”说着,父亲就抡起了挖锄,不一会就挖了个坑,接着又用小锄头掏出

里面的碎土,再把树苗放进坑里,父亲把根须理直,让我扶正树苗,就小心地把刚挖的土填了进去,最后在树苗周围留了不小的一圈凹槽,用小木桶在几米远的水井打上水浇在凹槽里,直到水再也渗不下去了。父亲说:“好了,我们回家吧。”我问:“这就好了?”父亲说:“当然不是,从明天开始每天都要来浇水,起码要浇一个星期,才能保证这树苗一定会活。”

自后,我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下书包就去给梧桐树浇水。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又回来看到树苗差不多成活了,很高兴,还特地奖励了我两颗水果糖。

那时候时间过得很慢,我就像歌曲《兰花草》里面那个一天看三回兰花草的小姑娘一样,天天去看这棵从未见过的树苗会长出什么样的叶子,会不会开花。终于随着一日日春深,梧桐树苗长出了嫩绿可爱的小叶片,形状有点像枫叶,但后来却比枫叶长的大,更好看(小时候我只见过三角枫)。夏天,树叶又大又绿,风一吹还会互相拍打着发出细碎呼啦啦的响声。一到秋天,它却是最先落叶子的一个,仿佛秋风刚一起,梧桐树叶就慢慢黄了落了,在风中打旋,我追逐着叶片,也懵懂地知道了什么叫一叶知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梧桐又是长得特别快的树,仅仅三五年时间,它就长成了粗壮的大树。记得初中放暑假时,我曾爬上树捉过知了。但我始终不曾见过想象中的“金凤凰”,梧桐树上栖息的依然只有家乡的燕子和喜鹊。



# 父亲的梧桐树

◎齐爱平

随着一天天长大,我知道所谓的“家有梧桐树,能招金凤凰”只不过是人们美好的想象和对未来生活的希冀。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早已苍翠挺拔、郁郁葱葱,能给地面撒下大片阴凉。只可惜我已经六年没有见过它了,但在记忆里它依然枝繁叶茂、雍容沉默。

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似乎总是出乎意料,当年那个美好怡然的家却再也不适合居住了:闭塞、交通不便,医疗条件差,我终于不得不在一次大雨洪灾过后把父母接到镇子旁边,离我不远的地方定居了。老家也只剩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老屋和那棵梧桐树默默厮守、相看两不厌。想想父亲当初植树时的美好愿望,我心里不免五味杂陈。是啊,我家的梧桐树虽然没有招来金凤凰,但却深深扎根故土,守候着我的家乡,为父母、为我们输送着绿色的祝福。

命有了紧密的关联。

人在泥土里留下的足迹,深深浅浅。汗水与泥土的糅合,养育出来的生命,没有惊艳,没有妖冶,那种裸露出来的泥土般素朴的皮肤,是在泥土中滋长出来的最为干净的风景。一粒泥土,用锄头除去稗草,即便单调与贫瘠,一旦把生命放在其中,就有了丰盈和充实。嗅着它的味道,抚摸着它的颜色,内心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对土地的虔诚和敬畏。在土地上种着粮食,种着希望,我们包裹了有关泥土的记忆,一把泥土捧在手掌心里,已经足够让我们解读生命对土地的情感。

心存一份对泥土的感激,用一撮泥土来奖赏自己,那应该是生命中最高的荣耀。就像诗人雅姆所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这不仅是对人的尊重,更是对泥土的虔诚和敬畏。

看着脚下的泥土,踩着沉默的泥土,也许,我们更能多一份虔诚心和敬畏心吧。

# 感恩泥土

◎杜学峰

对于泥土,有很多的记忆。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校分给我一畦菜地,用来解决一些生活问题。每到闲暇,随着时序,种一些应时的粮食作物:葱、蒜、芫荽,洋芋、苞谷。种得不多,但却让我养成了精耕细作的劳动习惯。每到放学,几个老师就去菜地里,拣拣石子,碎碎泥土,给幼苗浇浇水,除除草。工作之余,倒也有一些生活的乐趣。那时,一小块一

小块的菜畦,被我们打整得生机盎然。劳动,不仅孕育和发酵出我们对泥土的情感,看着一菜畦的葱葱郁郁,也让我们从泥土里收获着人生成长的历练。

童年和泥土混在一起,合得很紧,粘得很实。闭上眼睛,就可以知道生命长在泥土里的模样。嗅一嗅,我们的根长在泥土里,便能和泥土生死相拥。只有泥土的厚实,生命才能在泥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工作以后,与土地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泥土的味道似乎也离我越来越远。走在泥土里,就经常弥漫出一种生疏的感觉。每当内心不安的时候,便会深深地怀念起与泥土打交道的日子,那种淡淡的泥土芳香,总会让人在心神不定中宁静起来。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泥土一样,可以栖息了人的思想和灵魂,也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泥土一样给人温暖和厚实。再美好的味道,也没有泥土的味道那般醇厚缠绵。一粒泥土,浸润着汗水,因为这种浸润,使得泥土与生

手边风景

指尖旋转的话题  
没有了阴雨的连绵不断  
忘却年龄的梧桐树  
仿佛还在编织着曾经的梦幻  
走不出浓郁的乡情  
在宁静的港湾一次次拍打着心灵的堤岸

这由远及近的画面  
为何有了春天的色彩  
我看到逆水而上的小船  
载着一路的渔歌  
在抛出的渔网下绽放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这来自生命中的最强音  
可是你置于岁月风口浪尖的孤独  
让顷刻的水面  
有了一次次惊喜的跳跃



# 雨季的天空 (外两首)

◎丁宇

这一刻,所有的歌声和旋律  
从流动的琴弦上隐去  
背对月光的风景  
始终捧读不到花开的声音  
记忆的碎片如同抽丝般  
剥落昨夜雨的浓度

那一顶顶小红伞  
在人流的穿梭中起起落落  
蜿蜒成最初小巷中  
深入土层拔节的雨季  
而你,义无反顾的离开  
注定会让我在这个长夜搁浅

无法商榷的言辞  
牺牲在季节怀旧的篱笆边  
被阳光剪辑的情节  
依旧芬芳在乡音的呼唤中  
是谁可以沿着家的走向  
把一缕思念的柔情  
涂满远方女儿蓝的天空

岁月的飞翔

冬日如期而去  
一如睡梦中久违的海市蜃楼  
把所有贴近地面的飞翔  
装扮成岁月的倒影  
让圈圈涟漪承受亘古的伤痛